

抗戰小說叢書第二十集

# 一個順民

夏里著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

# 一個順民

夏里

話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靠山又傍水的城市，雖然不算怎麼『摩登』，却是大大有些名氣。平常的時候，來這裏遊山玩水的人也很多，人烟稠密，商業繁盛，因此，這地方做生意起家的人就實在不少。

單說當地有一個生意人，姓錢，名叫錢大有，祖上幾代是做綢緞生意，到他的手裏就積下很多的錢財，買了不少的田莊房產地皮。日本人打到他的老家來了，他還在埋頭收買廉價的地皮，這時人們都走了，他們親戚朋友也都走了，有的去投効軍隊，有的去當義勇隊，有的隨了政府退到後方去做生意，胆大一點的，也都逃到山裏去藏躲，別人都把家產去賣，只圖要有家，因此錢

大有就買了很大的便宜。却說這錢大有因為值錢的產業都在這個地方，加之天生的一個愛財如命的性格，爲了照顧財產，就死也不肯走動。他對家裏的人說道：「我講定了不走就不走，你就是打死我也不走，何以不走呢？因爲我一走就什麼都完了。你們要曉得我們幾代人經營的財產弄到如今這樣是不容易的，起家好比針挑土，一個家敗起來就易了。你看我在這裏一天，這些就是我姓錢的，如果我一旦走了，這些就要去跟別人姓了！況且到別的地方去飄浮浪蕩，也沒有一個安身之所呀！」他口裏說這話，眼睛看着那新落成的房屋出神，彷彿下文還要說：「我的新房子儼得這樣講究，你們捨得丟了它去當難民麼？」

他的太太和兒媳婦，聽了他的話，看了他的樣子，自然而然地也學他一樣，兩眼直瞧着那新塗了油漆的光亮牆壁出神。他們

是同意錢大有主張的，心裏不免想道：「真是，世界這麼大，我們往那裏去呢？這裏這麼好，我們往那裏去呢？」她們也是決心不肯走的。

却說這錢大有生了一兒一女，也都是成人，兒子是個生意人，出門到別的地方坐號去了，跟前只有一個女兒，中學剛剛畢業，人也生得清秀聰明，很懂一點道理。曾經要和朋友到前方去做救國工作，被錢大有罵了一頓，說是國家要亡豈是她救得轉來的，如果不亡誰要她去救國，家裏有吃有穿，有錢有米，難道還要她去做事？結果不許她出門一步。後來爲了搬家到後方去的事，又爭吵了幾次，那錢大有只是說：「你懂什麼，我自有把握！」所以他的女兒知道和他吵也是沒有用的。今天聽了他父親的話，她只很不高興地把眼睛看在一旁沒有做聲。錢大有看了女兒的樣

子，曉得她不同意自己的辦法，便走去說道：「不用你操心，日本人來了，我自自辦法和他打交道！」他又怕女兒罵他不做漢奸，就又連忙申辯道：「我是決不想歸順日本的，我決心不會做漢奸去，你放心罷！」

原來這錢大有幼年的時候隨了自己的叔叔去日本做過綢緞生意，他還有一個合夥做過生意的日本朋友，他現在還可以說得幾句日本話，因此他以爲日本人來了，他可以和他應付應付，打打交道；實實在在講起來錢大有也是不想當漢奸的，他的權位慾並不大，也沒有喪心病狂，他以前做生意也吃過日本人的虧，對日本人說不上什麼好感，他只不過想保守自己的財產，他說自己並不想歸順日本的話，到也是出於本心。只是他爲了家產，專門去想那好的一面，就不肯去想那壞的一面。他那女兒見他十分堅決自

信，沒有回心轉意，非常難受，不免絕望地說道：「總要有一天爸爸吃了虧，到那時候追悔也來不及了。」錢大有心裏本只有一點這樣懷疑，可是他不自許自己這種懷疑來苦惱自己，就把它壓下去！這女兒却遺着他的心病，不免很生氣，胡說：「說道！你懂些什麼？」那女兒也不再做聲，只是心裏盤算萬一不幸就拚一死。却也是雖有見解缺乏勇氣的女性。

閒話休提，却說那日本鬼子要打下一個城市，是不惜本錢的，拿他們士兵的生命，和國內的民衆血汗錢所換來彈藥拚命浪擲，幹那教人自殺的勾當，中國爲了長期抗戰，正要這樣去消耗他的人力物力。這鬼子對於這個城市是志在必得的，所以那幾天，槍砲炸彈的聲音，震耳不絕，遭遇了中國軍隊的堅強抵抗，敵人也死了不少，到了最後，中國的軍隊出佈告通知了人民撤退，

隨後隊伍也就撤退！錢大有是沒有撤退的，他的住所到也沒有被炸彈炸掉，實在是萬幸。

却說鬼子的隊伍開進了城以後，錢大有只是關門閉戶，鬼子的隊伍開來開去，他也不去過問，他家裏米是有的，乾魚臘肉也有幾十斤，一時也吃不完，蔬菜早也準備了一些，就這樣過了些時，倒也平靜無事，不過在樓上看去，日本鬼子總在到處搜貨抓人，這有點使他就心，這時他爲了想叫鬼子不注意他的家，就在門口貼了一張「歡迎皇軍進城」的條子，又重新加緊練習接見日本鬼子的禮節，幾句巴結日本鬼子的鬼話囁哩呱啦地練習得呱呱叫，當那日本鬼子上門來好和他打交道。

過了幾天，鬼子果然上門來了，不過來勢沒有錢大有所想的那樣文雅，一開門，他就囁哩呱啦地講了幾句歡迎日本鬼子的鬼

話，他九十度鞠躬還沒有抬起頭來就給日本鬼子打了兩記耳光，那脚手是那麽重，直打得他頭昏眼花！幾乎站立不定，把準備的那一套也忘記了，口裏只是喊冤叫屈：「我是一個生意人，我是一個好人呀！」可是那日本鬼子打人只要順手那裏管你是好人壞人？見他叫得討厭，又打了他幾捶，直打到他一屁股靠牆腳坐下爲止，還怕他逃走，交給兩個漢奸看守就搖搖擺擺上樓去了，只聽見他女人媳婦女兒哭聲叫聲，後來咚的一聲，他的女兒跳下樓來。跌得暈死過去了，那兩婆媳要跳樓時却被鬼子抓住了。到這時候錢大有才知道自己鑄了大錯，可是已經挽救不及了。

却說日本鬼子的特務長看中了錢大有的房屋，把他家裏做了辦事處，把他的女兒放在一邊養傷，把他的女眷關在樓上。把錢大有關在他家裏堆柴堆米的黑房裏，那個地方真正像土牢一樣，

另外還關了好幾個中國人在內，那日本鬼子審問中國人的時候，把錢大有弄去坐在一旁，對他說道：「你說你是一個很好的順民，你應該聽我的話，對我說老實話。」說着指了指下面站着的中國人問道：「下面的那個青年，是不是抗日份子？」錢大有看一看下面的那個人，是他前面一家的店夥計。他那裏知道他不是抗日份子？就說道：「我不認識他，我不知道！」那審問的人順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他嘴上，罵道：「混蛋，你包庇他！」又是一個巴掌打在他嘴上道：「再說！」他就只好照直說了，這錢大有雖然不會說他們是抗日份子，可是爲了希圖日本人不要再毒打他，也盡量地把自己所知道的說出來，說過，他算是沒有再挨嘴巴，可是那些青年却因此挨了不少的毒打。因爲中國的青年在鬼子看來是最不順眼的。審問過以後日本鬼子把「犯人」和錢大有又送還

到像土牢那麼小的屋子裏來，那些青年人見錢大有坐在日本鬼的旁邊講過話，早就不把他當同類看待，因為他講過話以後他們遭了毒打，心里更是十分恨他，把他當漢奸看，只見一個挨了鬼子打的小店員，躺在米袋上把腳伸過來踢了他一下對他說道：「喂，錢大有，我們的性命是不打算要的，可是今天我們也打算先要你的性命！」錢大有連忙苦着臉說道：「這怨不得我啊！」那青年說道：「怨不得你？你爲什麼坐在上面和日本人講話，我在下面挨打？」錢大有道：「我也挨了嘴巴的呀！」那青年道：「後來爲什麼他不打你專打我！」這錢大有沒有話說。那青年叫道：「你過來，來替我捏腳！你不幹我打死你！」錢大有那里敢不幹，連忙走過去替他捏腳。因爲一反對在這里是要吃大虧的。這時另一個青年也把腳踹過來了，對他說道「喂，姓錢的，來替我捶

腿！』他也不敢怠慢，連忙伸了空着的一隻手去替他捶腿。因爲替第一個人捏腳不替第二個捶腿也是不行的。

這時候錢大有過的是忙人的生活哩：一隻右手要捏腳，一隻左手要捶腿，還要挨他們的罵，他們罵他不要臉，把老婆和媳婦送人情，要是不送這麼大的人情，日本人就不會請他去坐在上首陪審的。這錢大有吃罵不過，前前後後想起來也是難受，就哭起來了，一頭往牆壁上撞去，差一點就暈死過去了。

這里且把錢大有在土牢一般的黑屋子裏尋死放下不提，却說當地有一位義勇軍的首領，名字叫做金石堅的，他是錢大有未來的女婿，是一個頗有志氣的青年，從來就熱心愛國，參加過一二八的上海抗日戰爭，曾經住過軍事學校，後來又轉到大學里念書，大學還沒有畢業，東洋鬼子就在上海各地向我們進攻了；這金

石堅是抱定志向要做大事救中國人的，他曾經對朋友說道：「中國人如果事事都照舊弄下去，終久會亡在人家手里的，如果要中國不亡在別人手里，只有中國人大家都自動起來救中國！」所以七七事變發生以後，他馬上就放下書本回到自己的故鄉來做訓練壯丁組織民衆的工作，恰好這一縣的行政專員又是一個極明白的官，因此他在地方上做起工作就特別順利，地方上的人都很愛戴他，只有錢大有有些瞧他不起，說是：「一個人如果不會賺錢，那是沒有什麼用的。」日本鬼子打到他們的故鄉來的時候，錢大有收買了不少的地皮，金石堅卻能號召好幾千壯丁了，這些人都分散在四鄉下和山里。

却說日本鬼子的作戰部隊在這個城里沒有停留多久就又通通開到前方去了，留下特務隊和憲兵，名義上是維持「治安」，實

在那也不過是幹些強奪財物奸淫婦女的勾當，男子壯丁，多半關起來做苦工，抬子彈糧草之類，金石堅偵察清楚了敵人內部空虛情形，心里想道：「我這時候打了進去？既可以救那些男女同胞，又可以切斷他前方的運輸，把他作戰部隊，前後包抄起來，實行殲滅殘寇，也讓他知道一點利害！」他這樣想，就馬上通知各游擊部隊，把那些首領招集攏來，指示進攻的時間，和作戰的路徑，避開他們有防備的地方不攻，只設法牽制火力，向那不會有防備的地方猛攻，一面通知了自己的國軍，請求協同動作，就在商定了這個計劃的夜晚，一個衝鋒打進城里去，殺了一些敵人，敵人雖然想抵抗待援兵力，無奈單薄，又是夜間，不知這些天兵自何處飛來，抵抗了一陣，見來勢太兇，實在守不住就都逃命去了。

這一個夜間，對於別人到還沒有什麼，錢大有却吃驚不小，他睡在黑房里的地鋪上；正是迷迷糊糊的，忽然聽見了槍聲，他就嚇醒了，接着那槍聲越打越近，越來越響，又聽見外面喊「殺」，不知有什麼禍事到臨了，他在門板上悄悄爬了起來，爬到那青年的旁邊去抱住那青年的膀子低聲叫道：「你聽呀，你聽呀！」有一位青年回答道：「聽什麼？我們的隊伍殺日本鬼子，殺進來了！」錢大有還沒有聽清楚青年的話，他的門口就是一陣槍聲，子彈「噼噼」地往屋頂飛過，那「殺」聲和喊聲連成一片，聽來真個是神號鬼哭，那錢大有連聲叫苦道：「完了完了，這回完了，這回總要活不成了！」嚇得他退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縮到牆角里縮成一團，出了一身大汗，目定口呆，不能言，等到有人來把他牽出去，站在廳堂上，這才有點清醒過來，張開眼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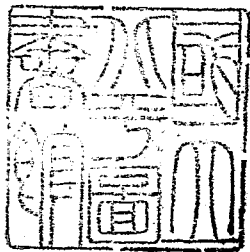
，只見廳里有許多的人，有的坐著，有的站着，有的是他看見過的面孔，有的是他不曾看見過的面孔，有穿軍裝，有的並沒有穿軍裝，有的拿槍，有的拿盒子砲，那些人的年紀也不一樣，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擠滿一堂，真正弄得他有點眼花繚亂，等他曉得這是中國人的時候，他才放了心，透了一口氣，明白自己又是一個自由的中國人了。那些人把他送上樓去，只見自己的女兒奄奄一息地躺在那裏，原來她跳下樓去並沒有死，那傷勢是很重的，兼之大燒大熱，那日本人把她丟在一間屋子裏只當她死了的，誰也不去管她，錢家担水的老王替鬼子們担水，按時送點茶水稀飯進去度命，得以活了轉來，真是萬幸。這錢大有再一看自己的妻子和兒媳婦，都自哭做一團，見他到了，悲從中來，不禁放聲大哭，弄得錢大有進退兩難，想勸一勸他們，可是也無從勸起，

想說一說自己的錯誤，也難于開口講出來，幸好這時候金石堅也到了，看見他們的情形，連忙吩咐人把傷病人抬去醫治，一面對他們哭的人說道：「請快快準備罷，我們和敵人還有一場惡仗打，現在那里是哭的時候？」大家這才收了眼淚。錢大有以爲這一家人會完了的，現在居然都能見面，前前後後一想，一陣心酸，十分慚愧，却也重見了天日，一家團聚，歡喜得想說話也說不出來，真是哭不得笑不得，那種滋味是難以形容。

錢大有自從吃了這一次虧以後，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把國家民族放在腦後，只顧埋頭弄他的錢財了，那游擊隊說要買米，他聽見這話就連忙說道：「我自己的谷米倉裏有的是糧食，遂把游擊隊吃罷」說着，就叫人快去開倉。軍隊進城了，說是缺少房屋，錢大有聽見了，就連忙說道：「我街上還有兩間鋪面空在那裏，

請他們住進去罷。」說着就喊人拿鑰匙去開門。後來，女兒的病好了，要上前線去服務，他也就讓她去，再也不阻擋了。

我們看了上面的故事，就知道順民這個東西，不是人當的；只顧個人利益，不管民族國家的人，如果不早些覺悟過來，是一定會吃虧到底，永世也不能翻身的。



中央军委政治理论部第三厅

82  
102-465

